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六

乞休第三十一 密揭 明 葉向高 撰

臣杜門四月餘懇切求去伏蒙

聖慈遣官

宣諭臣又未能強出孤負

天恩慚恨欲死竊念臣求去之意固出於真病而其間情勢亦有不得不去者蓋從來閣臣號稱要地並未嘗以一人獨任臣隻身受事且將五載而臣延機名位在前臣僭越已久揆之事體終是不妥反之中心更爲不安雖廩

稟兢兢不敢有負

皇上而智識短淺罪戾實多一旦敗壞臣一身不足惜亦恐上累

君父又臣犬馬之年雖未甚邁而精神久已枯竭瘍疾血疾無時不發自朝至暮常眩暈數次每念數載之間閣臣如王錫爵朱賡于慎行相繼物故如臣薄福更可寒心此所以哀鳴而陳乞者固誠大有所不得已也若一言涉欺則天地鬼神必共殛臣而不知者乃疑臣以去就爭臣之去就于國家如鴻毛何足以

動
皇上而敢不自度量一至此哉惟是考選一事人
望實急臣極知
皇上原無不用諸臣之心但因年來言論紛紛過
煩過激即臣亦心厭之何況
皇上所以稍加留難以示裁抑此
聖主用人之微權也臣觀近日人情較之先歲似
大不同甚有厭囂思靜之意且知
朝政壅塞其失多由臣下激聒非
皇上本心竊以為乘此時而發考選人必感激

聖恩共體
聖意不敢如前之煩瀆世道當可挽回而
皇上于用舍之際先後緩急各中機宜天下後世
無不傾服矣若必以臣爲有私于諸臣而曲
爲之請假此市恩則請
先賜臣歸而後發考選人將曉然知此事爲獨斷
于
聖心與臣無預尤便計也臣伏枕中偶思及此故
敢昌昧力疾手書上聞伏望
聖慈俯垂鑒亮將臣乞歸疏即賜批允其考選等

事取旨

聖裁臣生死感

恩斷結無極矣

萬曆四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擬論代事疏大上

奏為代議紛紜直陳事理以待

聖裁事竊見代藩一事盜庭議論喧呶未已其始多于鼎涉其後半于鼎淵至于今則盡于鼎淵矣禮部不敢自主而聽之勘議勘議已上又請行代王自處則此事之難言可知也臣平心而論鼎淵母裴氏既不經奏選則終犯濫妾之條前此禮臣據例上請乃為國家守法不敢失也而求多者至以臣廷機為擅改條例夫條例隨時增損皆奉

旨刊行雖甚作奸行私者亦不敢以意更改況廷
機生平何等人品其事
君惟以勿欺爲主乃以此疑之臣竊謂言者於是
乎失辭矣惟是代王假冒報鼎渭于張氏其
後檢舉復以鼎莎爲嫡第一子禮臣但裁鼎
渭之濫而未及明鼎莎之非嫡故
明旨亦以嫡庶爲言反使鼎渭得執此爲辭遂啓
爭端此代王之罪也張氏以內助而冒封次
妃已自犯例乃獨責鼎渭之犯例試問代王
檢舉之時果盡出大公至正之本心乎抑亦

帷幄枕席之間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牽情溺愛而不自制者乎夫惟裴氏而張變遂至兄庶而第王人心不平率山於此此張氏之罪也伯夷叔齊子臧季札之事誠不可望于渦莎然使此二人者有一稍能謙遜作皮面說話亦自可觀乃渦訖訟艾莎復詈兄試觀其屢疏訐爭與當場面質之辭狠戾恣睢無復人理堂堂親藩豈可以如此之人君臨一國此鼎渦非莎之罪也如此事理皆昭彰在人耳目雖其欲左右其袒者無所置辨惟是

今日處分之難則以子濶恐開濫妾之門禮臣之所爲慮也子涉恐紊長幼之序廷議之所爲爭也而說相持未易遽斷則臣請卽以例考之國家自有藩封以來未有禁例至正德四年趙府輔國將軍佑掠奏爲革宿弊以正宗支事奉

旨佑掠所言有理各郡王以下該用妾媵不許過多有媵臘冒濫的親王及鎮守等官指實參奏時雖禁其過多而未定其額數且未及于親王也嘉靖二十三年禮科給事中周寀始請

定擬親郡王妾媵之數禮部覆請除郡王妾
媵已有定制外其親王妾媵應否定限人數
本部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奉
旨准議時雖議及于親王而竟未見額數之何如
定也二十五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綸題稱宗
室不經奏選妾媵所生子女多由踵襲因循
若一槩不准請封難遏紛紜之奏三十一年
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稱宗室娶妾各以三
十四十為期禮部兩次題覆兩奉

命旨皆以郡王將軍中尉爲言亦未及于親王也

至嘉靖四十四年頒行條例乃定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於十人世子郡王四人將軍三人中尉二人要例亦遵之然其下文所云不遵明例叅奏罰治所生子女照濫妾例行又專指世子郡王以下亦無一字及于親王也直至隆慶五年乃併禁親王而又云在例前者不禁即五年以後如唐府崇府皆以乞

恩准封盖親王下天子一等體貌甚尊不爲之限

制則其弊安窮過爲之檢罰則於體恐失是以明者其限于前而不嚴絕其途于後網雖漸密罰終不加眞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假使代王當時明言鼎湖爲裴氏所生而認罪乞恩于

皇上

皇上必念親藩之重曲體而從之如唐崇二府之例又何必費許多曲折于其間哉而況鼎湖之生又在隆慶五年正合例前不禁之款也由此觀之則此事之失殊在代王今日處分

只有二說有言當立鼎渭之子者有言兩棄
而別立他子者臣以爲兩棄之說于人心似
乎而未知他子之有可立與否若立鼎渭之
子則須明言鼎渭之生尚在例前徒以訟父
之故含而立其子他日不得援以爲例則國
制天倫兩不相悖雖有援引陳瀆者亦無以
爲辭矣臣及覆條要二例及禮部職掌其所
開載不過如此亦未知其是否伏乞
勑下禮部再行詳細查覈所請施行如別有考究
濫妾之例曾槩禁親王及親王曾有長子以

潛姦黜者即當明白陳奏據法以裁臣斷不
敢以己言為是也天下公事當與天下公議
是則當行非則當改意見偶有不到何妨異
同即今日議論此事多有撫無影之談設萬
不然之慮臣皆以為過只是就事論事據法
論法方可服人不然一時雖以衆論而勝他
日之衆論尚未已也臣既為此言又與臣廷
機同年同官易生疑議不便票擬如禮部覆
上伏乞
聖明暫行停寢俟有新補閣臣方

賜發擬將公論以久而益明人情以久而自定矣

請

宣諭輔臣李標

該臣屢疏乞休未動

天聽臣子之義惟有靜俟何敢陳瀆惟是政本空虛閣門久閉臣卧病擬票心甚不安日惟仰望我

皇上速補閣臣以濟一時之急而

俞音尚稽難以久待竊見同官臣廷機杜門日久

皇上既不允其去當

諭令勉出供事使臣少得弛擔亦今日之便計也

臣前曾屢爲廷機求去而今復有此請者非敢自異前說蓋見事勢如此無可柰何與其使廷機久留又不如出而任事之爲愈耳臣已具疏乞

恩准放兹又再陳其愚以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四日

催考官揭

昨禮部侍郎翁正春到臣病榻前言浙江江西湖廣陜西四省考官題催日久未蒙

發下路途遥遠時日又逼恐不及事托臣爲轉奏

臣念四省地方距京師皆數千里今去試期僅有一月若再或遲延深爲不便不敢不以

奏

聞其應天考官係閣臣具題每科皆於初五日

命下今亦急矣統望

聖明留神一併

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

催考官揭

先該臣等具題應天鄉試合用考試官擬推正考官左中允趙秉忠等副考官洗馬邵景堯等各二員於七月初一日具揭上

進經今數日尚未奉

旨看得應天道路悠長試期將近伏望

速賜點發使二臣星馳前去供事庶不致有誤

大典臣等不勝跂望之至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七日

催考官揭

先該臣等具題應天府鄉試擬推正考官左中允趙秉忠等副考官洗馬邵景堯等各二員於七月初一日具題上請未蒙

點發其禮部所請浙江各省試官亦屢催未

發令去試期只有二十餘日道路悠長沿途又有大水若奔馳不及試期必須另改二百餘年之定規無故而壞甚非

清朝之盛事也伏望

聖明速賜批發使諸臣星馳前去不致稽誤

大典臣等不勝跂望之至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十日

催考官揭

竊惟應天及各省考官臣等與禮部題催屢

次未蒙

點發今去科場只二十日矣不知

聖意所存若以此事為可已則賓興大典

皇上必不廢也若以試期為可改則

祖宗所定遵行二百餘年無故而忽更

皇上必不為也

朝廷舉動四海觀聽臣竊惜之或以臣等所擬

為未當則別有

聖裁俾臣等奉行亦無不可臣屢揭煩凟深懷悚

懼顧事不容已復此冐陳伏望

聖慈矜察

萬曆四十年七月十六日

催考官揭

竊惟

國家大典莫重於科場前此應天考官皆於七月初三四

命下初六七啓行今逾期已有半月大科舉之期只有十八日而路遠者尚[illegible]中安能奔赴昨

各省考官已蒙

發出獨應天尚未見發則識此地

祖宗根本之區視各省尤重可令此典遂至停緩耶臣等屢次催請情詞已竭惟有自咎自責

原缺

旨奉

聖旨是着點了的去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回奏李璉出差揭

茲以文書官傳出

聖諭李璉先已出差如何又出差鬧內閣去欽此

臣惟各省考官係禮部具題臣不與聞若李

璉前此出差係是

冊封今差係考試官前後事不相蒙向來如此

者甚多禮部只據六曹資序具題非有他故

此則臣之所知者今承

聖問謹據實上聞以待

聖裁其應天考官係臣閣中具題如有未當亦望

聖明俯示緣將日已迫故敢附聞謹

題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催請考試官疏

奏爲試官未奉

明旨大典萬不宜稽懇乞

聖明即

賜檢發事該各省直考試官臣與禮部具題已久

屢請苦請未蒙

檢發至于舉朝皆請一槩不報

聖意淵微終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惟有引咎省

躬恐懼待

命而已但臣竊以爲國家之事有創設之新規則

可否出自
君父臣子所不得而干也有經行之常典則建立本自
祖宗來世所不得而廢也如今歲各處乞增解額禮部覆請
聖裁雖皆仰體我
皇上穆考作人之盛心然而
留中之後禮臣不敢再請者誠以此
皇上之特恩或行或止一憑
宸斷不敢瀆也乃三歲舉士于鄉

高皇帝設立
列聖遵行二百餘年無有愆越仰
皇上臨御以來亦十三舉矣未嘗有一次之或爽
也今去常期只有餘日而考官尚未得行日
促一日將安稅駕登途以此此典為可罷乎改
期為無傷乎臣恐傷之
累朝壞之一旦大非吉祥善事而我
皇上四十年尊
祖敬
宗揚光覲烈以成此

聖神仁孝之徽稱亦得無因之而頓損哉如臣等

有罪當加誅戮則俱在

皇上之處分至于此典必不可廢臣是以冒死籲

俯仰于

聖聽誠見其勞之在道而勢之萬不容已耳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順天鄉試提調官揭

該順天鄉試向中例用提調官一員其例皆用府丞而府尹則總理于外及該府一應事務不能復兼場內之事今大試期只有四日而吏部所推府丞尚未蒙

允用勞甚急迫伏望

皇上將該部原疏即

賜檢發以便供事惟復別有

聖裁亦乞

明示臣輒敢冒昧以

聞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四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爲恭承
宣諭感
恩陳謝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自入夏以來時受暑濕頭目弗清
體生痱毒服藥調攝尚尒未愈卿爲輔弼重臣
豈可久存私寓杜門不出卿心安乎且朕壽節
在邇宜當表率百僚今着鴻臚寺堂上官往諭
朕意即出入閣贊理其補大僚考選等諸事朕

次第檢發卿可安心佐理以副眷倚之意故諭
又該司禮監太監李恩等口傳
聖諭卽出入閣辦事欽此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負罪洗滌乞歸日久未回
天聽更枉
溫綸問
聖躬之違和旣縈于念見
聖節之在邇復動歡顏惟
君父之命雖違亦臣子之情宜盡今當天寧之旹
來稱賀于

閩送並一介微臣擬敢即安于私第況大僚已

爰

點用而考選次第舉行在臣撫衷時勝欣企容稍

調理一二日即刷副勉出隨衆嵩呼仍望

皇上調攝

聖躬

留神庶政以慰四海臣民之情臣不勝悚息感戴

之至謹具奏陳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卿已遵諭趨日勉出稱賀

朕心嘉悅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八日

入直揭

該臣恭承

宣諭俾戴

聖慈已於今蚤

廷見入閣辦事竊念臣病苦餘生久休情切

聖明不加譴罪

曲賜勉留世厚天高將何報稱惟是天下人向見

臣尸素浮沈則責臣之去今見臣杜門瘵曠

則又望臣之出臣出而無濟于事則又無以

副天下之望而增其浮沈瘵曠之愆展轉思之

惟莫知爲計譬如入籠之鳥惟有悲鳴遊釜

之魚已無生趣雖感戀

聖恩歡逢

聖壽不敢不勉出拜舞呼嵩自盡臣子之義然度

其情勢恐終不能畢力馳驅以報

皇上于萬一矣伏望

聖明留神大計蚤擇忠良以供任使至于目前急務

明旨所云次第檢發者更望旦夕舉行以重

綸音以慰中外之望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二日

請點吏部尚書發考選揭

該臣祗奉

溫綸勉出供事私心竊學

聖明于緊要時政有所舉行以庶幾少效馳驅之

力其大僚已蒙

皇上點用數人度必相次

僉發臣可無言惟大僚中緊要無過吏部尚書此

官表率百僚爲六卿之長用得其人則可以

肅中外之心而息煩囂之口往時皆有缺即

補並不令人代署自楊時喬以左侍郎署事

日久彈壓不便群囂遂興至孫丕揚來乃始稍戢而其勢已成不能遽遏故復有近日之喧鬨今察典在邇人情觀望署事雖稱得人而冢卿之任豈可久虛此當
亟賜點用者也至于月前升道委爲缺乏各差御史有三四年不得代者中間亦有眞病眞父母年老迫切欲歸若久不得請其勢必至棄官雖我
皇上寬仁大度不加譴責乃
國家法紀亦大傷矣此猶在外省也京中見在

御史亦只有四五人目下又有九年考滿例
不復職則其存者不過二三人即無論奔走
不及于觀聽亦大不雅矣此當
亟賜掄發者也臣區區愚衷不能自已故復陳瀆
聖明能亮臣容臣不以其言爲無當耳臣不勝昂
如此亦特
睞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

謹於考選答揭

竊見連日南北大僚多蒙

點用仰見

聖明留神政務加意人才天下自此有泰交之機

而臣見入

賀各官詢知各省地方雖間有水旱然豐登處

多流移漸復較之往歲景象不同天下又自

此有太平之望此等好事不于他年而皆在

于我

皇上五旬個壽之時仰見

皇上洪福齊天
久道化成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臣不勝欣羨不勝
喜慰惟是考選一事各官待
命日久情緒鬱結中外人心皆為此盼望而科道
缺乏其勢已極戶科至于空署本章皆付吏
科收接內外各差御史皆無可題代委為不
便臣竊謂此事終無不行之理不如乘此嵩
呼之日沛發德音使人人知恩出
皇上斷自

朝廷非臣下所能干與豈不美哉如再或遲延

以俟他日雖同歸于用而萬不如今日之發

增盛事而暢人心之爲愈也臣若有一念假

此市恩則天地鬼神必不容臣伏望

聖明鑒炤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六日

催考選密揭

前十七日臣鼓臣于朝房祗候拜

賀適奉

發擬考選等本滿朝聞之歡聲動地以為

曠壽佳辰有此

浩蕩之恩自官僚以至隸卒及市井小民無不願

戴

聖明謂真

堯舜之主臣之愚衷亦喜幸欲狂令諸疏次第

允發人情鼓舞又當何如惟是考選諸臣候

命最久天下人心之所仰望惟此爲最急臣之竊
誠祈懇于
皇上者亦此爲最切惟願
皇上蚤發一日則蚤慰一日之望亦蚤完一日之
局且發在此時則猶在
聖節二三日內人知出自特恩其歡欣頌祝尤倍
于常日也如恐其人多言多過爲愼重則諸
臣多老成屢經從此相戒諷既承
聖恩當仰體
聖意必不敢如向前紛紜瀆擾以取狂妄之愆此

亦臣之所敢信者臣懇切悃誠口不能盡綂

垩

聖慈憐察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工部印信揭

蒙

發擬吏部一本爲工部印信事所言該部印信久

封各解戶守候之苦交爲緊急臣每日至長

安門諸人必來哭訴不但訴之吏部也然此

猶只是一端該部自侍郎劉元霖九年考滿

例不復職閉門候

命已經兩月凡百事務悉行停閣極爲不便臣頻

欲上聞而又恐煩瀆輒復中止今吏部以署

印及

點用尚書爲請臣惟
點用尚書則出自
聖裁臣不敢擅擬署印則侍郎劉元霖尚在臣又
不敢徑擬他人惟念元霖已推南京戶部尚
書如蒙
聖明准用或別有處分傳示
聖意然後臣可定擬以聽
上裁蓋用舍予奪出自
皇上臣惟有奉行而已若其事體之急不容再緩
則俱在

聖鑒不待臣言矣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同官求去揭

臣今月見同官臣廷機揭帖欲於初二日辭

朝徑行甚爲駭異廷機杜門候

命已四年半可謂極久頃蒙

溫諭慰留臣亦極力勸其且停以候

明旨而廷機自念

皇上必未肯允其去日復一日茫無了期又有口

瘡諸病甚爲痛楚故遂決意如此臣雖欲挽

之終不能止其感激

聖恩天高地厚非言能悉惟

皇上賜以
温綸許其歸去或
發臣擬上以待
聖裁庶廷機去就得以明白而于
朝廷體面亦不失矣臣忝同官不敢不以上聞
推復別有
聖裁俱乞
亟賜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同官求去揭

臣昨在閣中接得同官臣廷機揭帖欲力疾

辭

朝而去臣隨即具揭上閣及至出閣隨往看廷

機果然口瘡淤重痛疼異常不能說話形容

極其憔悴不似前日臣甚懷憂懼因念廷機

生平恭謹

皇上留他五年幸其性耐方能延挨至今今春見

孫尚書行亦有去意及奉

聖諭又守候半年欲拜

聖壽而後去茲者之行委出真病看其意思已定

再留不住

皇上傳一

溫旨放去或令臣擬上

君臣始終更爲兩全

皇上常說國體二字此正國體關係臣不敢不言

非敢爲同官私情求

皇上也臣開廷幾去不勝悽涼恨不得挽留使住

令之所言亦萬不得已臣不勝悁眛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三十日

請點薊遼總督揭

近者兩京大僚已蒙

點用數人

朝端自覺生色惟是兵部尚書王象乾久以候代不得到任今邊疆多事本兵之任最爲緊要雖署事有人不敢苟且然于統攝擔當自是不便尚書孫瑋屢爲臣言之伏望

皇上將會推薊遼總督汪應蛟移鎮蚤

賜點用一員如未當

聖意亦乞

傳示該部另推以聽
聖裁庶使象乾得代入理部事軍機重務不至妨
誤其所關甚不細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三日

請發考選揭

昨蒙

皇上發擬都御史許弘綱一本爲各差乏人請

發考選又傳出

聖諭謂近來大小各官進聰輕躁恣肆不以國體

爲重任性所爲令臣出

旨該臣隨即具擬上

請竊念近來各官輕躁恣肆不知

國體委如

聖諭然皆前一番人與此番考選諸臣不相干也

其前一番人輕謀之尤者已經年例考察與
别項事故率已無存今其在者歷事既久漸
以老成故頃來
朝端自覺安静即如
福王之國一事雖人情懸望至切然猶相與寧
耐以聽
聖裁亦可見也其此番考選諸臣目擊前事之非
必不敢復蹈其失昨許弘綱因已言之弘綱
信臣也豈敢欺
皇上乎臣以爲國家設立科道官曰言官責曰言

責則旣以言命之矣如大政事大奸弊關係
安危治亂豈容不言中間有一二妄言亦是
從古以來所不能免堯舜之世尚有讒說殄
行巧言孔壬之輩夫惟堯舜不以讒說巧言
而廢明目達聰敷納明試之舉此其所以爲
至聖也夫上有意于聽言而下以多言取厭
其失本在于下誰能解之若上厭下之多言
遂併言路而廢之則又與下分過而使妄言
者反得以藉口
皇上試觀年來紛紛呶呶豈皆盡出于言官乎川

之壅也必至于旁决火之伏也必至于他焚若使言官消磨至盡臣恐周道昌史晋之徒且起而肆其譚而天下益多事矣今中外喁喁共爲此事甚至市井小民道路往來之口無不云然此亦川壅火伏之極也臣竊懼之

或者疑

皇上以人多爲嫌則臣謂人合累科選經三次乃得此八十餘人而又分之兩京散之三十餘差僅可足用且人生變故何日不有前番考選亦有六七十人去今不四年便缺乏至此

卽此番考選又已失十餘人矣臣實未見其
爲多也夫人少而言多雖少亦多若人多而
言少雖多亦少惟
皇上不厭其多而諸臣務求其少其于上下之間
豈不兩盡而何歷
聖慮爲乎臣喋喋如此非敢爲諸臣游說實見此
事一日不了則
朝廷之上一日不得淸楚人情洶洶茫無休息
之期而臣與該部院諸臣亦不得安心畢慮
以事

皇上圖盡其職業故敢懇懇亹亹言之此亦多言之一端也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
垂賜施行
萬厯四十年九月初四日

同守求去摺

該同官臣廷機求去懇切

皇上屢頒

溫旨慰留臣亦極力勸廷機勉留以毋負

皇上眷禮盛心而廷機以守候五年

皇上必不肯放今冬寒在即難以再延決於十一

日辭

朝而行臣欲懇

皇上俯從其請則違

聖心欲苦挽廷機之留則力不能得欲默而不言

坐視廷機之去則
朝廷體統殊覺有傷且于
皇上眷禮廷機與廷機數載候
命之意皆深有可惜使轉思惟莫知所處今廷機
決行臣若不言
皇上必且責臣而廷機亦再三托臣為請故敢以
上聞其如何處置俱在
聖裁蓋非但廷機苦臣亦苦矣謹
題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九日

刑部戶科印信揭

月前緊要政務甚多其大者莫過于考選臣言之至煩至瀆負愧有罪無可復陳此外則刑部印信與戶科印信二事亦難再緩刑部印信已蒙
皇上命許弘綱署掌弘綱以杜門日久難于遽出故具疏陳辭
皇上偶未檢發遂致部務壅積無人料理今
朝審在近若弘綱不出則三法司遂缺其二而此典且廢格矣作吏部亦為疏請所當

亟發促令視事者也戶科闔署無官已經兩月章
疏之下部而不得發抄者不知其幾該科職
掌乃錢糧重務軍國所關豈容停寢所當
亟賜補用或暫令別科官代管以免遲誤者也此
等事務臣言之皆近瑣屑然不言則又大有
不便人又以此罪臣臣之情亦大不得已矣
統斈
聖明鑒炤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五日

冉駙馬被辱揭

該本月初二日駙馬都尉冉興讓送揭至閣

言為府中梁盈女彭進朝等所毆辱臣以事

閫內臧

皇上自有處分臣不敢問其後則巡視御史有言

矣該科有言矣教習官及禮部各有言矣駙

馬侯拱宸等又有言矣而皆未蒙

皇上之處分也滿

朝紛紛盡疑諸疏未達

御前且謂

皇上愛女之親尚阻格如此何況他事共責臣默
無一言臣念與讓與梁盈女等喧嚷事之顛
末臣不與知興讓始而跪門繼而徑去雖情
出迫切然輕率之罪亦自難逃臣不敢爲諱
惟是
至尊在上而衆辱駙馬于
朝置之不問紀綱何在觀聽駭然今
輦轂之下已滋猜疑傳之四方寧不謂
皇上左右果有壅蔽使
公主之情亦不得達其爲

聖明之累亦不少也伏望
皇上將此事明賜處分
召還輿讓加以薄罰
諭其省改庶
朝廷之體統不失而
公主之心亦安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六日

聞言懇發時政疏

奏爲籲

天路窮省躬罪重再陳苦情仰干

聖聽事臣自入春杜門乞歸便無復再入

綸扉之望荏苒遷延至于

聖節伏蒙

皇上特渙

温綸諭令入

賀臣之私情亦不能已故復黽勉携扶汗顏一出

然亦自料其展布之無能供事之不久矣比

嵩呼之日
皇上發下考選及釋放王邦才等疏令臣擬上中
外聞之歡聲動地臣亦自慶謂可藉此少寬
罪責尚且延挨乃不意
聖心復轉諸疏中留臣雖諄請之不能得也地
衘政本官號股肱而一籌莫展寸效俱無臣
之罪愆何以自逭頃科臣范濟世望臣以死
力爭不得則慟哭而出
國門臣欲力爭而不能死欲出
國門而不能慟哭自慚自咎更復何辭昨科臣

張延登又謂臣秉政既久巷遇罔聞足以見
獨任之艱尤爲切當至云一言再言不聽當
詣
闕日陳流涕苦諍此其忠愛懇惻之意與濟世
同而其所以爲臣謀皆出于無可柰何而以
哭爲策臣亦極感二臣之苦心矣但臣自少
誦讀詩書大臣之道只在去就不可則止不
能則止舍此之外聖賢亦無必行其志之法
今考選枚卜二事每事臣請之皆累千萬言
不但一言再言而已也而

皇上終不聽臣則臣之去固已晚矣以臣至庸至愚之人當此至難至困之日而欲爲自古聖賢所不能爲之事其勢必無所濟臣自量已審無可復言臣聞之長歌之悲甚于痛哭臣言至此肝腸俱裂豈但流涕如

皇上竟不以爲然臣進無所訴退無所容亦惟有掛冠而出國門以謝天下自甘誅戮而已臣情急無聊伏

聖明哀憐裁察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八日

爲輔臣李請
發溫綸揭
蒙
發同官臣李廷機一本傳出
聖諭屢有旨諭留天氣暴寒疾尚未愈如何又有
此奏少保卿有旨出旨來欽此竊念廷機屢次
欲去頻蒙
皇上慰留臣亦再三告以
聖恩深厚未可徑行不意今蚤徑自辭
朝而去臣不及知業已行矣

諭留無益惟望

皇上念其累年恭謹之心原其今日萬不得已之

情

蚤賜温綸俾得安心前去以盡

君臣始終之義其感戴

聖恩永世無極矣臣謹擬一票上

請如中有未當統望

聖明裁改發行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回奏冉駙馬事情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於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伴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官買之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此該臣卽傳示各該衙門遵行

外竊惟冉興讓以駙馬戚臣蒙
恩深重卽有迫切至情只當控訴
皇上靜聽
處分乃不勝憤忿之私擅自徑行
皇上責以輕躁恣肆夫復何辭今
命官訪尋伴回奏請定奪又削其父之職而于教
習部官則止從奪俸
聖裁允當臣可無言惟是諸人辱駙馬于
朝萬目共視衆心不平若置之不問恐
紀綱法度自此陵夷殊非所以服人心而壹國

體也今禮臣科臣臺臣勲臣戚臣莫不有言

更望

聖明傳示該衙門重行懲戒庶

國法尚存而物議亦息矣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

內閣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一疏

奏爲同官已去政本愈单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即

賜允行事臣數年以來懇補閣臣至煩至瀆而

皇上不行猶以有臣廷機在也廷機雖求去日久

不理閣事然臣每有緊要政務必與籌畫其所以支撑五年得無顛蹶者亦以有廷機在也今廷機去矣閣中真止臣一人矣進退出入四顧茫然片語半言無可告訴一值難處之事何以贊襄非但天下共爲臣慮即臣之

自處亦不能一時一刻安于此地矣以四海
之大
萬幾之煩安危成敗之所繫乃以一庸臣備員充
位而不亟為之計竊恐
宗社神靈亦有所不安也今海內元老名臣曾任
股肱而勳猷未究者當亟
召用以秉揆端高賢大良素抱經綸而登庸未及
者當亟
簡用以資佐理皆在吏部與廷臣集議上請恭聽
聖裁要于當輿論服人心真足為國家生民之所

利賴而毋役使碌碌如臣者以孤天下之望

斯乃世道之大幸耳伏乞

聖明垂

賜允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爲同官李請補封廕揭

禮部尚書臣廷機辭

朝而去供奉

皇上賜以

温綸寵數優渥微獨廷機感佩

聖恩即大小臣工無不頂戴矣乃臣忝在同官敢

復言昧有請向年臣考滿時廷機實滿在臣

前臣曾爲具奏下部而廷機謙讓故該部寢

而未復今

皇上已加其官所少者惟贈廕耳廷機在閣雖供

事日淺然其一生砥礪可質神明南北服官
忠勤任事即臣在此數年幸無大戾所賴其
教誨者實多伏望
聖慈給以全典用光殁存臣亦藉此可免僭越叨
濫之罪何幸如之廷機生平不干
恩澤臣之此言甚拂其意苟非
聖恩寬大臣亦不敢復有此請統在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備考選密揭

臣待罪日久困苦已極非仰賴

聖慈百凡垂鑒臣亦不能挨延至今今同官臣廷機已去天下人之責望臣愈甚要其最緊最急莫如考選一事蓋科道實是缺官諸臣守候實是窮苦中外人情汲汲惶惶共爲此事臣亦因此耳根無一刻清寧心事無一刻安靜千疑萬恨皆從此生前日不得已懇祈

皇上決意引退今見臣廷機初行一時又未敢同去但考選不下則臣終難站立即欲再效犬

馬之勞亦不可得而朝廷之上亦紛紛擾擾

不成景象是爲此一事累及無限事也如

聖意恐其多言則臣謂國家旣設言官終難默默

惟處分得宜則紛囂自息若遲之愈久將人

心愈鬱而言愈多矣臣昨方以會推閣臣爲

請而茲復惓惓言此者誠以二事皆急然必

考選先下而後行推補則諸臣皆已就列議

論旣定後自無言不然又將滋紛紜之口耳

臣萬不得已忍死哀鳴祈懇

皇上伏望

聖慈明神睿覽於
御前施行上應天道下合人心臣即旦暮填溝
壑有餘幸矣
萬曆四十年

宣諭奏謝疏

奏爲祗奉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朕已悉知今國事多艱卿爲輔弼重臣亦當任勞任怨輔臣廷機不俟君命輙以己私急於逕去忠君愛國之心安在正賴卿匡襄佐理豈恐因事遽萌去念欲朕孤立于上其如國體何考選等疏少俟朕以次第檢發卿宜安心贊治勿得效尤輕率有失朕眷倚至意特諭卿知又該冉登

口傳

聖諭先生輔弼重臣如何效尤不以國體為重欽

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輔政多年浮沈尸素不能以身塞天

下之望乃反以去歷

君父之憂臣之罪也

聖恩深重褒以忠愛教以任勞任怨懲以考選等

疏少俟

檢發臣捧誦

溫綸感愧欲死因思人臣富貴至閣臣而極

君父恩寵亦至優禮閣臣而極以不肖處之則有貪戀之心以賢者處之則有圖報之心誰肯言去誰忍言去今以廷機之賢與臣之不肖而皆相繼欲去自非真病真窮真見其事之必無所濟而身之必不可留當不至此臣常自笑聖人言鄙夫患失臣亦鄙夫乃患不失不知何故抑亦其時其地使之然也今天下事繁要當行者甚多臣皆不能贊理只考選一事遲之數年請之百疏念之腸斷望之眼穿其苦極矣

皇上以國事委臣而一事如此何況其他卽使鄙
夫當之亦豈能晏然而不動念乎任勞任怨
臣不敢辭至于
留神政務加意人才使股肱耳目得舉其職而毋
使臣孑然一身叢天下之罪戾則終不能不
仰望于
皇上除目前推補閣臣最緊最急臣已另疏懇請
外其考選等疏屢蒙
聖慈許以檢發伏望
卽賜允行勿復有俟庶人情少安而臣雖病困亦

未敢遽復言去當少圖𢙢壓以報
聖恩于萬一矣所奉
聖諭臣謹尊藏以為傳家之寶謹親詣
文華門叩首具奏陳謝以
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二疏

奏爲耳目已充股肱未備懇乞

聖恩亟僉推補事臣惟

朝廷以輔弼爲股肱言官爲耳目相須爲用並

不可缺

皇上昨發考選疏耳目之地一朝而得七八十人

可謂盛矣惟是閣中只臣一人供事五載自

臣廷機去後益復孤危業已具疏懇請推補

未蒙

允發我

皇上神聖聰明豈不知輔弼重任必非一人所能
肩雖使長才異能處之猶且顛躓恐以此
而苦臣也乃臣之所慮又有不止此者從來
政本諸臣雖稱共濟而主張統率全在首臣
其任尤重今卽推補有人而恐其官資或在
臣後臣若昂然忝竊其罪愈深昔呂蒙正三
入中書文彥博以耄年平章軍國重事皆爲
千古美譚豈以
聖明之世而獨少此臣願
皇上俯下廷臣酌行推衆

亟賜召還使臣得黽勉追隨以免愆尤是豈獨臣之幸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臣方喜考選之下而又有此讀得嚨瓮蜀自愧頻煩顧度之事勢萬不容緩故敢昧再陳伏望

聖慈垂念

俯賜施行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謝發考選疏

奏為考選已蒙

允發恭謝

聖恩併陳微悃事昨

頒曆之期滿朝臣工皆以

皇上御極已四十一年為從古帝王盛事自此而

百千萬年行未有極臣等幸立

聖明之朝亦

萬壽之主真千載之奇遭也至薄暮時

皇上遂發考選本至閣中令臣看發臣喜值

寶曆新頒之佳辰仰見
聖主用賢之至意即發該科抄傳都門之內歡聲
如雷以爲
皇上遲之數歲行之一朝
神聖作爲信非常情所能窺測無不嘆服而臣竊
承
皇上矜憐體恤之私尤爲篤至心可得而識口不
可得而言惟有感極而繼之以泣而已自今
以往
朝端濟濟氣象日新唐虞三代之盛治端有可

璧臣復何言顧臣竊有感者年來爭競成風
喧囂已極説者謂此番考選之久停半由臣
下之自取理亦有之今被
命諸臣皆閱歷已久老成練達必能以愛
君憂國爲心以協恭和衷爲務議論不求其多而
求其當意氣不求其盛而求其平誕謾猥瑣
之説不以瀆
宸聽牽連曖昧之譚不以傷善類不以毀譽而定
是非不以異同而生怨德將從前門戸藩籬
私爭小忿一切破除坦然共由于平康正直

之途以毋負
皇上之任使是世道人心得諸臣而轉移而
皇上之遲遲而抑之者乃所以成之實天下國家
之大幸也臣又願
皇上深懷日中之戒
時廑海內之憂
省覽奏章
嘉納忠讜凡有條陳必下部議定其可否擇善而
從使諸臣得效其欵欵之衷而向來留中壅
隔之弊爲之一洗是亦上下相成之至誼也

臣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敢因陳謝而併及之

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三疏

奏爲懇乞
天恩推補閣臣事自
祖宗設立閣臣以來並無一人獨任至五六年者
此皆有舊藉可查
皇上試令人一檢之便知臣言之不謬也矧今日
世界何如時事何如臣每一舉念輙至悶絕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百凡哀臣憐臣豈於此事獨
不爲臣曲體臣即未敢言掛冠徑行而一旦
溘然死亡

皇上將柰臣何臣即欲事
皇上亦將柰何夫天下至大決非一手一足所能
勝天下人至衆決非一口一舌所能調天下
事又至多決非一肝膽一肺腸所能慮使賢
者爲之猶可憂懼而況于臣
皇上縱不體臣獨不爲天下國家計乎臣惓惓之
衷實是爲國非爲身圖伏望
聖明亟賜允行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

請

福王之國揭

竊見近日大小臣工皆以

福王府第告成日久禮當之國咸欲有言臣每

告以此等事體當聽

聖裁且

聖意已定不必煩瀆諸臣始而信繼而又疑以為

既欲之國何久不見

傳旨耶臣查得

潞王於萬曆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國先于十

六年七月初一日即有
旨下部擇日措辦蓋
分封重典事務甚多各衙門及沿途經過地方
百凡供應非半年數月必不能辦
皇上前諭臣以明春之國今爲日幾何而尚可緩
視耶至于庄田一事地方官自當悉心計處
不必爲此遲留臣所願
王如河間東平修德樂善萬世稱賢亦不必爲
此爭論使人窺見淺深是亦臣愛
王之一念也臣謹擬一

諭令該部擇吉舉行伏望
皇上裁改亟行傳示以免諸臣又來聒瀆臣不勝
悚息冐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七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六終